皇明史概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二

朱國禎輯

召對

召對盛典世皆以　孝皇爲美譚抑　二祖時時晉接不能悉書　仁　宣習見初無隔絕　英宗冲幼始定經筵日講成禮而退　天語稀聞奏對亦罕復辟後與李南陽始還舊觀　憲皇詔諭時頒面對殊不數數以安福淳安之賢僅　慈懿葬事力爭雖文華一召初無它語至　孝皇祖武之繩歷數十餘年再見乃先摘仁　宣　英三朝出于訓傳之外者用章盛美以及

孝皇再及　肅皇依次而見大事中除　祖宗征伐禮
樂外許多煩冗可訛可恨處讀至此如日中天光明下
下泰交之盛冠千古蔑以尚已
熙元年二月朔　上獨召楊士奇至武英門問近日
間事對曰覺告奸之風復萌且動輒加人誹謗稱及
家請諭法司禁止　上曰不特此如自官一事朕所
惡尤須嚴禁對曰此當用璽書行之　上曰爾更思
一事通行
上寅近臣有進言太平之政者召蹇義夏原吉楊
士奇以其章示之已而曰今朝無闕政生民皆安

蹇夏南楊三人意皆云然惟士奇以爲尚未義等曰臣等
親　上卽位以來詔書勑旨無非仁政百姓無科歛
之擾徭役之繁可謂治世士奇曰　陛下之恩澤雖已
廣被但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
若更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皆得所　上笑曰吾意非
爲此也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繆
圖書切登匡輔惟士奇曾封五章巳皆從未一章言周
王求藥事未從後亦悔之蹇三人皆無一言豈朝廷果
皆無闕生民果皆安乎三人皆叩首有慚色旣退復召
蹇義還諭曰汝與士奇吾監國舊輔原吉賢良皆吾所

倚任各與圖書曰吾本心士奇懇言待人寬坊亦望與
榮勿孜既與之後聞榮每有怨汝語爲何義曰榮之
不足於義爲官品在臣等之次其他怨語臣實未聞左
右之譏惟　陛下慎察縱其或有亦望容之又當自定
上曰吾不信此語但偶然及之以明吾所任者汝三人
耳事有未當皆須直言勿有疑諱
宣德元年十月御文華殿儒臣進講易觀大象畢　上
曰古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對曰古君臣上
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尊君抑臣斯禮遂廢　上曰亦
時勢不同舜時五載一巡狩觀虞書所載二月至東嶽

五月至南嶽八月至西嶽十一月至北嶽一年遍天下
五年又巡以後世觀之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供億
不亦難乎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况後世乎
朕以爲治貴有實效巡狩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
此其大節也誠能體古帝王之心選任賢良撫養百姓
崇德報功畢協至公不患制度不一民風不振若以後
世侍衛之衆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十一月　上將救交阯命羣臣舉奉使者已定明旦有
旨召諸輔臣皆入蹇義更奏用伏伯安　上顧問夏對
曰不可用蹇曰伏善言語非衆所及楊士奇曰伏有穢

行而無學識遣之必辱國遂不用又數日士奇獨對
上曰朕旁詢伏伯安之行乃貪淫無耻人蹇何爲欲用
之對曰蹇不過取其能言然言不當理雖蠻夷之邪不
能行且恣其所行必爲蠻夷所鄙　上曰蹇舉固非衆
何以皆默不言對曰非比蹇也盖亦重其能言　上曰
蹇不尤夏與爾否對曰蹇平日和厚無人已心况於國
事孰敢偏任已見　上喜曰君子和而不同是已向因
爾言決不用朕已知爾心織今但一志爲國毋憚違衆
三年庚辰召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同
遊萬歲山中官傳　旨許乘馬旣入東上北門乘馬及

乾寧門下馬步出渡橋中官導引登山周覽　上指御舟曰以操以濟群卿之力君臣之義欣戚是同義等皆叩首稱萬歲　上大喜特召士奇榮諭曰天下無事雖不可流于安逸而政務之暇命卿等至此以開豁心目庶幾古人遊豫之樂不在拘𥳑也復命乘馬遊小山中官出酒饌皆珍奇及歸醉出西安門天已暝翌旦傳旨免謝

七月辛酉召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同遊東苑賜燕於東廡　上御殿中召義等與語政務良久乃曰此傍復有草舍一區乃朕致齋之所非敢比古人茅茨不剪

之意然庶幾不忘乎儉矣卿等可徧觀觀畢　上臨河
舉網取魚連得數尾令中官具酒饌以魚賜食既而召
義等至前賜金幣綵環玉鈎等物復賜燕于廡盡醉而
歸
四年四月御文華殿召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特賜鱖魚
醇酒加賜　御製詩有樂有嘉魚之句士奇等霑醉獻
和章　上嘉之曰朕與卿等皆當以成周君臣自勉庶
幾不忝　祖宗付託
五年七月乙酉楊士奇楊榮進重修玉牒宴文華殿
上覽曰古人重世譜蓋皆正倫理篤恩義我國家宗族

之盛皆由　祖宗積德所致又曰今於朕朕雖有親疎然
泝其所自本於一人朕何敢忽士奇對曰周自后稷
以來世積忠厚是以子孫衆多維持王業歷年最遠國
家世德隆厚故本支繁衍　陛下又邃宗帝堯克明峻
德以親九族將來盛福當過周家　上頷之曰然
六年七月丁卯漏下二十刻出幸士奇宅士奇倉皇出
迎　上已入門憑欄矣士奇俯伏言　陛下奈何輕出
萬一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曰思見卿一言耳遂屏
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　車駕今夕俯臨外舸明日
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　駕還宮明

且遣太監范弘密問士奇幸臨曷不諫對曰至尊夜出過臣廸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諫又數日遣弘問士奇曰今天下平靜 上時一微行何足過慮堯不微行乎對曰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寃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蓋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結私約候 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邊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較尉亦變服如盜入其羣眞盜不疑以其謀告之遂爲所獲 上旣誅二盜歎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弘賜白金文綺明日入謝

上諭盜謀且曰 愛朕莫如汝自今不復微行矣

上閲内庫書籍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賦詩一章召詞臣示之曰豳風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激勵爾其書於圖之右

七年二月召楊士奇至文華殿諭曰憶五年二月共爾南齋宮論寬恤事今兩閱歲矣民事不又有可恤者乎對曰誠有之只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聖恩已下璽書已明民間已知户部格而不行至今仍舊額追徵小民含寃不已　上怒曰户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永

樂末年多如此往年高煦及以夏原吉爲奸臣之首誣指此事爲說　上怒稍解曰令欲再下勑寬恤必舉此爲第一事却於其末增云中外該管官司不許故違上又曰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恕汝試言今日之事當寬恤者對曰事有當變通者不宜執一如逃民一事其初本因賦役繁苛不得已爲偷生之計歷歲已久朝廷雖赦宥復業而家業蕩廢非但歸無所資又有公私債負之擾勢不能歸所在官司又不能容則往往逃聚山林相結爲非積微至著益有可慮願得恩旨下有司凡逃民願歸鄉者令郡縣用心撫恤優免差徭不

願歸者聽於所在 附籍爲民官給空閑田廬處之免差
役三年庶以安其室家亦弭患於未萌 上曰此事須
行蓋在彼在此皆 朝廷之民何須定遣之歸但得人安
足矣士奇又言各處課程先因鈔法不通倍額徵納蓋
一時之權今鈔頗 流通宜量減倍徵之額又言納鈔惟
湖廣廣西浙江商稅魚課舊例皆納銀民不勝弊請裁
爲一例 上笑曰此兩事皆須變通其課程納銀者悉
改納鈔銀一兩折鈔百貫士奇又言田里小民之不安
皆原有司之貪汚暴虐請令風憲考察奏罷 上曰然
向使不罷劉觀風憲亦未得清爾此言是但有司中有

廉幹能興利除害者亦令具名來聞用憑獎擇士奇又
言方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免愚良
混進請令吏部自今方面郡守有闕令京官三品以上
及布政按察舉爲務取廉公端厚識大體能爲國爲民
者仍屬吏部審其所保果可用然後奏聞量授以官有
人指告其罪者必先取問于証明白然後奏聞請 旨
提對庶幾不爲小人誣陷 上曰然若所舉吏部須慎
選縣令士奇又言年來吏員太冗其間多有昏昧愚劣
不通文理今後請令六部都察院翰林院會同考試選
用又言今軍民子豈無文學才行傑然出衆及有司智

謀材勇精於武略者請令羣臣詢察舉保選用　上曰
進賢之路宜廣此旨應行若有拘於例者宜當開廣士
奇言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不許
進用　上曰舜殛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又曰劉[illegible]
亦極刑家今不在近侍乎汝於勑諭中明書極刑除狼
謀反大逆外其餘犯者其子弟有文學才行并聽舉用
上曰此數事皆可書勑須下士奇進曰臣一人見聞不
廣願更得一人同論此事庶幾可以推廣聖澤　上曰
若多令人知即勑諭未下事已徧播于外矣士奇對曰
大臣中固有謹厚者　上曰胡濙謹厚汝與之密議就

錄稿進來於是退同淩議增十數事通錄明旦進呈
上悅三月朔　璽書遂下
八月　上在宫中覽尚書黄福備漕運時言便民數事
出其章示士奇且諭曰福所言皆智慮深遠可行今六
卿中其誰之倫對曰福受知　太祖最先大用其爲人
正直明果一志於　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
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綏輯凋瘵及得交阯命總藩憲之
政安新附之衆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
臣體諸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
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

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之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豈不誠當士奇曰福必不負　陛下任使明旦　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

九年十二月御文華殿召楊士奇等出　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曰聖論直得古人之精蘊　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册士奇等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　陛下始終此心　上笑曰卿等亦嘗須

直言

天順元年三月壬午都御史缺員有行賄于權貴門者薦其名　上知不可問李賢可以勝此任者且曰若耿九疇何如賢曰　陛下得其人矣此人廉名素著士林重之未幾九疇自陝西來遂拜都御史深愜輿論

十月虜酋孛來近邊求食傳聞寶璽在其處總兵石亨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　上召問李賢曰何如賢曰連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　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況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寶璽乃秦始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

物不足爲貴　上曰卿所見極是莫若即遣通事齎賞
賜與之賢曰聖慮如此誠爲允當明日召亨曰且未可
舉兵先遣通事探其逆順俟回報處置亨意方止於是
遣都督馬政往見孛來頒賞
二年正月禮部請　皇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李賢等
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但早
晚朝　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太子卿可定講讀等官
卿宜時常照管且曰先讀何書賢曰四書經史次第講
讀至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讀至禹貢
及盤庚周誥諸篇甚費心力賢曰讀法先其易者如二

典三謨大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　上
曰然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侍書者不曾開指下筆
任意寫畢令其看視又不敢正以此寫字不佳賢曰寫
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為善　上曰然及
定議講讀等官將二十人　上一一品第皆當其才
六月時　上留心政務凡天下章奏一一親決有難決
者必召李賢商議且厭曹吉祥石亨干預察之無非私
意招權納賂嘗於便殿屏人語賢曰為之奈何賢曰惟
獨斷可以革之　上曰非不自斷如其事但依之則恍
不從便怫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

諭之大抵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之勢自消
惟此最為良法其私既不行趨附之人亦漸少矣　上
以為然
上一日屏左右召賢從容言政治得失賢因言今天下
百事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何害因極言錦衣官校差
出抄提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無厭有司不勝其擾
上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故重事不差既而左右貴近
有譖賢妄言者　上因疎賢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有
甚於賢所言者遂召其指揮戒之曰今後差人敢有似
前者必重罪不宥旬日召賢待之如初或謂賢招怨賢

曰此弊九重之邃何由得聞賢既得親近豈忍隱蔽而不言乎若除此害怨亦不辭

十一月　上謂李賢曰蔣冕雖効勞其實讒亂小人朕復位時即於　太后前言曰　皇后無子亦當換易即斥之及立東宮復曰其母何如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一日命冕選宮人充用既選乃曰　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復於　太后處曰上欲隱之及朕白　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遠絕之賢曰讒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　陛下絕之最是

二年正月朔召李賢密示曰吾早晨拜天拜　祖宗畢

視朝旣罷進膳後閱奏章易決卽批出有可議送去與
先生處叅決賢曰臣等所見亦有不到處望　陛下再
加叅詳斟酌穩當施行如此則庶績其疑矣　上深以
爲然且云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又曰亦
不必送與閣下看又曰差便差到底奸邪不忠如此賢
曰惟　陛下明見又曰朕負荷天地之重五更二點起
齋潔具服拜天畢省章奏剖決訖卽朝謁奉先殿行禮
畢視朝循此定時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或政事有
關大者召卿訪問商確復省奏章訖回宮進膳後從容
游息至申初復省奏章暇則聽內政至晚而休若　毋

后處每日一朝有命則兩日一朝隆冬盛暑五日一朝令左右乃曰何自勞如此賢曰自古賢君修德勤政莫不皆然今陛下敬天敬　祖宗孝　母后親攬政務則修德勤政之事備矣臣願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馴至堯舜之道而爲堯舜之君矣　上曰如此行之亦有何勞不然則便於安逸而怠荒至矣雖悔何追賢曰陛下言及于此社稷蒼生之福也

二月祭風雷山川之神壇在城外　上不欲夜出問李賢可以勛臣代否賢曰果有故亦須代但　祖訓以爲不可　上曰今後當自祭但夜出至彼無所止宿欲效

天地壇為一齋宮如何賢曰可但宜減殺其制　上曰既有此宿日未下時至彼祭畢拂曙而回庶免夜間出入賢曰聖慮極是乃詔風雷山川壇壝創一齋宮

四年正月先時吏部舉布政使賈銓為戶部尚書　上問李賢何如賢以銓貌不稱薦山東巡撫年富　上亦以為然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謂賢曰　上不喜此人不宜再舉一日　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　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遂召用之

三月　上念耿九疇為人清正但為石亨輩所嫉一日

泛論人才念及九疇非其罪李賢曰此人操行誠不易得遂有召用意未幾因禮部缺人召至京師　上憐其衰命爲南京刑部尚書且曰遂其優閑可也初軒輗在刑部數月因疾作懇乞致仕還後　上每念輗之爲人不易得賢曰二人素行海内共知一日南京總督糧儲家人遂拜爲左都御史

二月　上因錦衣衛所行江西弋陽三敗倫事涉虚召賢曰宗室豈願有此醜事彼初既以爲實今却云無此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枉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諭　上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辯理賢曰諾　旨

意付法司但有枉者與之辯不許畏勢避嫌　上曰然於是召法司戒飭凡錦衣衛所行事枉人者與之辨理不許畏避人人皆悅一日　上言及此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實傷和氣惟　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甚

十一月二十日早　上召李賢謂曰今六部尚書廉潔得人但慮吏部王翺老矣時翺年七十八賢曰臣聞祿命之說翺壽尚有十年　上喜曰如此無慮矣如戶部年富不易得賢曰若繼翺吏部非富不可上曰然惟禮部石瑁稍弱賢曰此人不蒲人望早晚宜致仕　上曰

且留之恐後來者未必過之刑部陸瑜都御史李賓亦
佳工部趙榮亦能辨事賢曰此人可取　上曰吏部侍
郎姚夔崔恭何如賢曰人才器皆尚書之選　上曰然
孝皇銳然欲興致太平上自　宗廟下至服餙之類莫
不裁之以禮本諸身徵諸庶民效章章見于十八年之
中矣惟兵政卒難整頓創業自創業事守成自守成事
必欲發憤決戰爲主則亦漢武好大喜功致天下虛耗
而已當時閣部諸臣持衡守正何愧王佐一代之盛卓
越千古美不勝書其肅穆恬愉之氣象猶可想見自大
訓而外復摘出互見葢君臣共之稍涉于事不妨並存

也

上在東宮好學嫺禮度及即位科道上疏者甚衆皆以遵聖道勤正學為言無不嘉納惟侍郎楊守陳主事婁良二疏最富　上意嘿而識之其時劉吉在朝日交結言官互相欺蔽　上以次掃除劉健李東陽謝遷俱入內閣老成在列啟發弘多　上之學問愈精進而召對日益勤大約因楊婁之言悉見躬行有是君方有是臣千載一時之盛錄二疏于後要見雖有明聖必資弼碩相與有成非虛語也

弘治元年三月吏部侍郎楊守陳言孟子曰我非堯舜

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夫堯舜之道一也精一執中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詢岳達聰堯舜之資於外者博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辭問儒臣亦肅然進退略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則理欲危微之辨何由而明知行精一之功何由而盡臣恐得於內者未如堯舜之深也今陛下視朝時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風儀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之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至於諸司之條例羣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之聽信者惟內臣之詞說至於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臣恐資於外

者未如堯舜之博也伏望陛下遵用　祖宗舊制仍照
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大經筵及
早朝即如舊儀若小講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從
進講凡所未明曲加解喻而於義理政事興亡治亂必
一一講之精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僻凡經史及
祖宗典訓百官題奏皆聚之文華後殿日輪內閣大臣
一人講官二人居前殿右廂或有奇與即令解對陛下
必御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使欲寡而心清
惑少而理明則其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
午朝則陛下御文華門各堂上并六科皆侍其御史郎

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進揭帖略節至是口奏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凡鎮巡方面及府衛正官有自任來見者皆條例地方之事略節口奏陛下令諸司承旨而議行有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業而戒諭之若有大政則召內閣及府部大臣於文華殿會議必人人盡其謀事事求其當其餘章疏止召內閣面議可否其各官奏對之餘及辭見之際陛下宜俯降詞色而於時政人才民瘼土俗無一不詢無一不知使賢才嘗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則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但如近世日講視朝虛應故事凡百章奏皆付內

旨批答則未有本不立而未能茂綱不舉而目能張也　上曰所言皆朝廷切務朕當舉行

四月南兵部主事婁性請遵　太祖皇帝用翰林學士宋濂等及　太宗皇帝用學士胡廣等故事并成化初年經筵日講事例命內閣大臣抄選詹事翰林儒臣及行取守制養病侍講謝鐸編修張元禎簡討陳獻章等各厚其禮遇輪直召對其文武大臣學行超卓者亦時賜顧問并擇老成清謹內臣給事左右使邪佞無得而間則聰明日廣德業日隆從之正統元年楊士奇等請經筵日講時　上方十歲用功學工夫讀以五遍爲度當直者對上念一句上省應一句講亦依文直解想　國初教太子及諸王

于舊法以讀爲重故至今官序先侍讀後侍講而上下通稱只曰講官

弘治九年閏三月諭德王華赴文華殿講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 命中官賜食時内侍李廣方貴幸招權納賄華以此諷 上甚喜

十年二月侍講學士王鏊侍 經筵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章方春 上遊後苑及鏊講畢出 召李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輩好爲之竟罷遊

十二年正月監生江瑢言近來災異數見皆由閣臣杜絶言路掩閉聰明媢賢嫉能排抑勝已所致於是劉健謝遷李東陽上言内閣委參機務不可虛非其人臣等

才小任重分寸無補須因災異乞休未允及科道指陳
時弊併劾奔競交結乞恩傳奉等官節奉　聖斷照舊
存留是皆臣等因循避嫌不能力贊乾剛別白忠邪物
議沸騰殆有由然乞罷臣等別選賢才佐翊　皇猷
上優詔答之逮落鎮撫司健等復奏當下詔求言之日
正君臣惟災修德之時而使陳言者以臣等之故獲罪
則臣等之罪愈大乞霽　天威釋放江溶以廣獻納之
路以成寬大之風得　旨溶妄言排陷故令法司問理
既卿等爲奏請寬免姑釋之
十三年副都顧佐勘遼東事還奏總兵李杞太監任良

都御史張玉令總旗魯麟等轉督綿義備禦官魯勲王璽許誘泰寧夷人入給鹽米因襲取之斬二百六十九人又督寧遠鎮夷守備官崔鑑魯詳鎮靜堡提調官錢英俱用勲計斬四十四人下兵部議以昶等素無鎮禦之畧而以詐取藩籬之夷是失向化之心請正其法

上曰勲等罪宜重治但事無證佐又干人衆姑從輕處治勲及王璽魯麟各降一級帶俸差操昶及玉降勑切責餘免追究陞賞事俱置不行

五月戊午　上命太監陳寬傳旨近日因召吏部尚書尹旻潚諭以銓衡政事潚輙奏向日科道言臣事皆係挾

私科道職司耳目如何不察是非輕率妄奏其具實以
聞於是瀟皇懼謝罪　上曰屠瀟召見奏對輙言巳事
不達大體既服罪姑宥之巳而科道回話　上并宥之
至是瀟乞休見允給驛歲支夫米
六月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　上
出諸營提督官辭任本各議去留健等請　上裁決為
取英國公張懋本令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暉惠安伯
張偉皆然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問曰
如何健等皆應曰聖諭極當皆擬旨訖又問新寧伯譚
祐較之劉福如何蓋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東陽對曰

譚祐在營管事似勝劉福　上以為然止令管神機營
提督團營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如何
健等皆應曰溥在湖廣甚好東陽曰況新有貴州功
上曰然則令兼管神機營東陽曰譚祐掌神機久係伯
爵若與溥同營即當為副溥雖侯爵但新自外入若令
管五軍營名在張懋次而令張偉副祐似於事體稍便
上從之即令撰勑藁即携几錄藁以進　上親書手勑
成付司禮監官東陽復奏曰今邊方多事　皇上留意
武臣親賜黜陟臣等不勝瞻仰皆叩頭出時已召兵部
尚書馬文升等於左順門候勑出行之

十五年七月　上召劉大夏問天所衛津軍何如大夏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　上曰各軍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貧對曰江南困於運糧江北困于京操此外復費猶有不能盡知者翌日即詔各衙門條上軍民疾苦有造飛語帖宮門誣大夏言者　上曰宮門豈外人能到必內臣忿不得私役軍者所爲耳

上御文華殿召劉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確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以揭帖密進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對曰先朝李孜省可爲鑒戒　上曰卿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大夏曰

臣下以揭帖進　陛下以揭帖行是亦前代斜封墨敕之類也　陛下當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公是公非與衆共之外付之府部內答之閣臣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視爲常規萬一匪人害難勝言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久之

詔兵部撥兵夫萬餘人修清寧宮劉大夏知工少人多奏減十分之五督工中官訴于　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大夏不以　朝廷大役爲重率意減夫可謂　旨切責劉健曰愛惜軍夫兵部職也大夏每以老辭　朝廷溫旨勉留情猶未巳若切責旨一出彼將不識固辭更

何處計這等人替他司禮監入告　上忻然納之兵數
悉如所裁
十二月壬辰　上召劉大夏戴珊問曰邇聞軍民多不
獲所焉得天下太平朕幾時得如古之帝王大夏對曰
求治亦難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即召內閣并執
政大臣面議停當行去自然順理便是太平　上曰聞
臣如劉健亦可計事顧所與之人大難渠常獨薦一人
甚不愜朕意亦不言其姓名明日詢之內使陳寬謂薦
副都劉宇也　上之知人如此
甘肅副總兵魯麟世歸附居浪之西其大同部落甚衆

麟結變近求爲掛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臣之風漸聞于京師　上召大夏曰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　上曰恐彼恃其部落爲亂奈何對曰聞麟貪鄙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爲矣麟家積金數十萬使使至大夏願竭貲取掛印語其使曰苟篤忠貞且爲國家名將何掛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怏怏病死

七月虜寇大同　上欲遣京軍三萬出征閣臣力阻曰當與兵議部乃召劉大夏面諭極言京軍不可輕動

上曰　太宗朝頻年出塞逐虜數千里未嘗不利大夏

曰 太宗之時有糧餉有兵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 皇上聖武固同 太宗但糧餉缺乏兵馬疲敝將官少人士卒玩法非惟不能殺賊又且因而害人且當時如淇國公丘福稍違節制十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之將遠在福下不如且令各邊料敵戰守 上悟曰幾爲人所悞蓋指內官苗逵也郎乃不出虜亦引去

八月召三閣臣諭曰昨令禮部禁服色令可傳 旨外則

趙鑑內則鄭旺嚴加緝訪蓋近來風俗奢僣不可不治健曰緝訪最是 上曰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僣內官不知道理多僭妄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臣

等不知內府該禁花樣　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詳且
曰若蟒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間有賜者
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爲不可又曰玄黃紫皂是正
禁若柳黃明黃薑黃等色皆須禁之又曰玄色可禁黑
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但內人不許用耳皆諾而退
癸巳命工部左侍郎李鐩大理寺右少卿吳一貫通政
司左參議叢蘭經畧邊關鐩起山海關廟山口至密雲
墓田谷關一貫起黃花鎮桃峪村至居庸關白洋口堡
豎子谷蘭起紫荊關南山墩至倒馬關葦箔嶺口鐩等
陛辭　上朝退召至煖閣　面諭曰邊關重事爾等往

須用心整理官軍少處即爲增補官員不職者奏來處治務圖經久不可虛應故事勅內該載不盡者聽爾等便宜行事各賜白金二十兩綵段二表裡鈔二千貫而出

上御煖閣召輔臣袖出大同總兵吳江本授劉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非所擬太重恐邊將輕易啓妄殺之端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對曰臨時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効死何以取勝

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勅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遇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

者許行此法東陽曰此事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却恐號令從此不行徤亦力贊其說　上復申前諭徤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　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番止答一是字亦不爲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意亦須於旨意說出纔有分曉謝遷曰軍法亦不專是殺割耳貫箭決打亦軍法也只一是字爲宜　上曰然皆諾而退

癸卯太僕少卿儲巏奏　陛下即位以來屢垂清問召見大臣至於今歲舉行尤數或講究典禮或諏詢治道

或綜核庶職或制馭四夷遐者又親御午門讞審大獄
盛德偉績垂耀無窮臣聞堯舜之德文武之政所以布
天下傳後世亦賴有典謨方策之存使非史官當時記
載則後代君臣何所誦法故古者設立史官左史記動
右史記言大率為此臣備員班行每覩陛下宣召群
臣登對多係帷幄之語造膝之言近臣不得以聞史官
何由紀錄失今不圖恐歲月綿遠耆舊凋謝或遺失莫
存或傳聞各異事蹟無以究其始末月日無以考其後
先後時之悔恐不能無雖悔已無及已竊考本朝史職
似與前代稍異臣愚欲乞陛下特勑在廷臣僚先後

曾蒙召問者備錄當月於何殿門欽奉　聖諭及奏對之詞具本進覽宣付史館如事干機密不宜宣露者御覽訖仍行封緘付之謹密之臣藏諸深嚴之地如所謂金匱石室者以俟將來庶幾　聖君言動舉無所遺羣臣論說亦以附見洪武年間嘗有起居注陛下儻採臣言而行之正合　祖宗之典貽萬世之謀命下其奏於所司

丁巳召大學士劉健等至暖閣諭曰各邊殺賊功次行巡按御史查勘多有經年屢歲不肯奏報或至病故不沾恩命無以激勸人心可酌量地方遠近定與限期若

有故違令兵部查竟皆對曰誠有此弊禁之甚當

十月庚辰刑科給事中于瑨奏法司會審重囚情真內凌蕭凌華二人情皆可矜下法司覆議而刑科三覆奏疏失除二人名　上覽之怒命二人減死充軍至是朝畢召刑部尚書閔珪等至煖閣前面詰曰人命至重于瑨奏可矜二人令法司看詳何為延至臨決之期然後覆奏刑科既知有前　旨三覆疏內何不為之別白珪等頓首言曰期促迫之故退而具疏請罪罰珪俸一月瑨兩月一日大夏入對便殿　上語及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珪所為無足異　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

臣如此對曰臣讀孟子見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皐陶亦執之而已　上領之其好生愼刑重人命如此

十一月御午門親鞫大獄先是致仕指揮楊茂與其欽詐爲公文告華職指揮張斌使其孫都指揮天祥誘殺虜人以開邊釁巡按王獻臣奏之獻臣尋以他事被逮　上命大理少卿吳一貫錦衣指揮楊玉往會巡按余濂勘問一貫復奏委參政箴舉副使錢承德僉事王忠指揮趙承文究其事斌等皆承服乃擬斌造謀殺人罪斬天祥及其叔洪指揮徐還皆從而加功茂盜用印

信欽投匿名文書罪皆絞既奏得　旨天祥等累上疏
訟寃天祥尋死于獄張洪訴本該都察院覆奏令御史
覆勘問　上以東廠緝事揭帖情意詐逮斌等至京令
三法司錦衣衛于午門前會問與所勘獄詞異乃併逮
諸勘官至　上御門親鞫之　上曰彼虜人也殺之何
罪而當以死衆皆諉于一貫玉謂臣武人不知書律惟
一貫是從　上曰汝武人不知書律然亦知人之有死
乎因問一貫對曰臣等固嘗疑之　上曰罪疑則當從輕
何以從重一貫語塞不能對藏珝從容奏曰一貫等議擬
失當無所逃罪然亦無私于是　天顔頓霽都察院會

擬茂欽初擬絞罪已當一貫等推按失實罪當贖徒洪還于師旅之際呈報欠明罪當贖杖斌事已白宜免其罪　上命茂欽依律處決斌准辦洪還皆有功並宥之一貫玉各降五級趙承文衛舉錢承德王忠余濂各降二級調邊方獻臣降雜職天祥等兵部仍紀功已見大訓記合之乃得其全

乙未　上曰兩京堂上并方面知府等官姓名履歷吏部仍按季開寫揭帖進呈以便覽觀朝覲官員果有才行政蹟昭著者用心訪察從實具奏照例旌奬以勵人心

十八年正月虜寇靈川　上謂兵部曰各鎮遊騎等兵

即再行督發隨宜策應芻糧仍會戶部計處
都御史戴珊求退不允一日私懇劉大夏代請大夏見
上曰珊在告臣往視之恐彼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時
爲彼申達　上曰卿爲朕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
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以舍朕而歸大夏以告珊
泣曰吾不得還家矣
騰驤四衛軍士冗食甚多　上召劉大夏密議革去又
及裁抑內臣事旣至榻前　上左右顧近侍解意卽退
避大夏跪語久欲起不能　上命太監李榮等扶掖出
左順門外榮且扶且請曰吾輩多過失望於　上前懸

懸揚善大夏曰　聖上天性聰明吾於政事外未嘗敢
毀譽他人今日以老求退　上曰李榮每在朕前說卿
是好官吾與君踪跡踈遠不知何以有此榮曰當朝大
臣公爲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二月戊辰召戶兵工三
部臣于奉天門諭曰方今生齒漸繁而民間戶口及軍
伍匠役日就耗損此皆官司不能撫恤暨清理無方以
致逃亡流移脫漏埋沒其弊非一爾該部又不能悉心
究治因仍苟且徒事虛文可謂慢事矣宜各從長議處
以聞戶部議上處置戶口事宜謂消耗之故有二一因
災傷歛重逼迫逃移者一因畏懼軍匠通同里長漏報

者宜下招撫之恩嚴稽考之法加荆襄等處流民宜招撫復業兵部議上處置軍伍事宜謂有司清查事姑息者圖了故事恃刑罰者逼足三分且律例窩藏逃軍者充軍今未聞有充發之人鄰里不首者問罪今未見行連坐之法以故清解雖多逃移接踵及到營衛則監局有司索各營多私役衛所差遣軍不聊生何以自存且律例逃軍十名以上該管官遞減俸級而今逃亡之軍何止十名私役五名以上該管官降一級而今降級之例惟行于屬職宜行清軍御史嚴行理覈仍查按律例行得肯逃移脫漏戶口令撫按清查荆襄流民即推

才望大臣往會撫按治軍伍逃亡實舉統領人員掊尅
及有司隣里人等容隱埋沒宜申明律例禁約戶部復
推侍郎何鑑撫治荊襄流民
又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
治體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
於是主事李夢陽應詔上疏末及張后弟壽寧侯乞約
束保全疏入　后母金夫人泣訴　上前不得已詔下
獄科道交章救金夫人求加重刑　上不聽旣而鎮撫
司具獄辭以請　上徑批復職罰俸三月他日　上遊
南宮獨召大張㸃語左右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

陽之言切責其罪也已而召劉大夏奏事便殿畢 上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懽呼 上曰夢陽本內有張氏二字左右謂其語涉 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及鎮撫本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杖而釋之朕揣此輩欲重責夢陽至死以快宮中之恨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四月 上御暖閣召輔臣議事 上袖出數疏指一揭示曰此廣東巡按聶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緊着鎮巡官劉健對曰昨所議已是切責 上曰然凡一應事務

當與當革者皆責在鎮巡官今都不見奏報更須加緊
皆應曰諾又指二疏曰此南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
何處置健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　上云云
見大政存疑　健曰　皇上每值科劾欲求實跡最是　上曰
若大臣有曠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
者須皆留辦事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留着辦事之文竊
有未安大臣宜甄別賢否若概如前旨即又該退之
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　上笑問曰然則先
生輩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供職可耳　上
曰然又指一疏云大常寺欠行戶部錢鈔脚有　旨查

洪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別爲處
置務使通行徤等皆對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在上如賞
賜折俸之類在下如鹽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且
民間私鑄低錢聽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非道
理遷對曰昨令查議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不
不能行前年鑄弘治錢曾禁私錢不二三日即濫使如
故　上曰何故如此皆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　上
曰今當嚴禁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
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盡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遷
曰昨令查已未鑄造數目亦是此意　上曰然徤等因

奏令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東陽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種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　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弊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以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　聖諭

但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徙復奏茶馬法云云亦見

存疑

上又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　祖宗設立鹽法以濟急用邊儲

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數多

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

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　上意勵精思治如此是

日　天顏甚霽問答詳悉藹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

所罕見也

復召輔臣至煖閣　上問曰昨管河通政奏巡按陸偁

私寄書二冊題曰均徭則例又擅革接遞夫役若干名

陸儁爲御史奈何寄人私書於理不當且夫役係是舊制何得擅減李東陽曰觀奏詞恐所寄是則例　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劉健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管　上曰何爲不奏健曰此則有罪當加罰治　上曰今日陸儁已見朝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應曰諾上又出一疏曰比戶部覆奏處置流民疏內推刑部侍郎何鑑查已滿服此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健曰凡係本部承行事亦有徑推者　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衙門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自不稱亦無後詞健東陽皆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

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復曰然則逼令吏部會議　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只以是字咨之不須再會吏部其餘所推官員須會吏部皆諾而出蓋　上旣明習國事論議層出或累數十言臣下欲盡一二語至無間可入或不竟其辭而退

先是　上以久旱憂切于心欲降勅諭頒寬恤十五事

一內外重囚情可矜疑者令問刑衙門奏讞

一內外緝獲强盜妖言奸細多有貪功罔利及讐翻之徒誣陷重罪令問刑衙門從公研審如有寃枉即與辨理

一監追贓物囚犯有年久家産盡絕者查奏發落

一做工未滿

囚犯例該發遣者俱免其役一京營官軍俱免做工不急工程悉皆停止外衛上班違限官軍五月內到者俱免罰班問罪一逃亡匠役俱許自首免罪弘治十七年以前災傷地方失班人匠俱免罰工一京邊騎操及各處孳牧寄養馬匹倒失虧欠買補追賠未完者一各處稅糧并額辦坐派物料弘治十六年以前小民拖欠者皆蠲爲寬免一各衙門科派物件具奏減豁一各處解運錢糧內外管事人員需索使用以致上納不及數多該部查議裁處一欽賞莊田有自收子粒管莊人等分外需索逼民逃竄令有司徵收送用一南京運送馬槽

馬椿等物勞擾軍民悉皆停止令在京遣用一各王府及鎮守等官貢獻方物勞擾道路除舊例外悉皆停止一各處盜賊有因饑寒失業嘯聚爲非者所司出榜曉諭許其自首免罪一內外府州縣養濟院令戶部及撫按官申明舊例乞食貧民嚴督所司收養已令內閣視草命　上不豫未須乃載入登極詔及恭上兩宮尊號詔內行之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三

朱國禎輯

平蜀寇

四川之盗至正德初始烈其地山川盤與民夷相錯而居最易煽動最難撲滅朝廷雖時遣大臣考察而互相掩飾法不盡行所在作梗匿不以聞宣德八年四川成都府郫縣訓導王敏言郫彭諸縣盗賊縱横奪財殺人焚燒廬舍日益滋蔓乞命廉能之臣巡察殄除庶幾良善得安　上命行在副都御史賈諒錦衣指揮僉事王裕內官興安往會四川三司調軍捕之仍勑諒等賊平就於

四川巡視軍民利病譚等捕獲廣安等州定遠等縣強賊王洪等及其家屬并隱藏之家二百七十五人上命覆審賊首皆斬餘分別治罪又擒陰海等一百七十餘人獻于朝正法皆一時慰宿人方侈其功而土豪王水陷城堡殺人取貨官軍討之失利懸購千金得而誅之如永者甚多惟趙鐸為尤甚鐸德陽人以賂縣官求本縣陰陽訓術文移展轉歲餘不得家益貧自顧終不能償所貸者會與綿竹人徐貴有隙貴告鐸家匿群盜縣官捕之急遂有逆謀時天澗溝賊楊瓚漢州賊僧悟昇花溪賊陳煥章連山河賊黃鷂子等皆來從之流劫

銅陵內江攻入漢川德陽延至襄鄧等處璳等相繼敗
死鐸凡再聽招復業輒復爲亂糾合沓夷四散劫掠有
趙王及安將軍稱評事諸偽號殺知州柴良知縣劉宣
勅巡撫汪浩討捕都督同知芮成總兵三司以下亢爲
事官皆得拿問浩前爲四川副使殺賊有威名賊聞頗
洶懼將散鐸曰軍門前者親在行間所當寡弱故勝今
尊重勢難自行不過調遣諸將率偏師以來我佯求撫
伺而襲擊示威自當引去其又何畏焉于是連戰無功
或言非撫不可曰賊易與耳專爲此字所悞何敢自蹈
覆轍然諸將終畏賊且貪其賂猶言撫浩怒欲行軍法

又以何洪爲戒成剛暴寡謀不相協莫能決策刑部司務朱貴奏四川強寇縱橫人民警駭相率逃避兼比年旱澇饑饉有司撫字無術以致衣食不足變偽滋生始則鳩合爲偷既則蜂聚爲寇因而得計遂至滋蔓軍衛有司交相蒙蔽及至狼狽方始上聞軍民死者十諱七八劫掠去者百言二三　皇上宥罪之詔雖頒而彼懷疑之心未釋退散則尚畏國法之誅群聚則不免官軍之捕惟其進退之不堪是以無籍而亡命然欲消滅不過招安追勦二途而已乞於朝臣中選忠信誠慤才智明達者一二人使之齎捧綸音親詣巢穴宣布　皇

仁指示生路凡拖欠虧損歲辦課役一切蠲免仍令有司不得煩擾則羣寇之變庶或可消而軍不必征謫民不被其戕害矣　上是之遣給事中童軒偕貴往四川訪賊所在諭以朝廷恩威如果眞心悔過待以不死仍令所在官司蠲其徭役不許欺擾或别有意外之虞仍會鎭守巡撫等官計議行事軒遍歷賊巢慰諭賊首王應高等後先迎送開誠待之召與同飲食其出降者頗衆進都給事中得便宜行事而趙鐸終不可得所至屠掠愈甚蓋一時有司畏懦不用命且幸　朝廷遠聲息不即聞互欺謾冀盜飽欲即散軒乃奏四川腹裏賊盜

雖蒙招撫然面從心異作服作叛且言我等是聽撫官賊誰敢激變或以給領撫安榜文免帖背負在身每下鄉村任意攻劫軍民人等皆爲所制莫敢誰何轉相倣效賊數愈衆宜分別處治從之尋召還朝復言安盜賊有五去貪官均科差蠲逋負革總部省邊運下議行未幾都督何洪指揮楊瑛皆被殺汪浩後請益兵命襄城伯李瑾以京營精兵五千赴之言者歸咎于軒下獄將致重辟力辯未決或問賊勢何如軒曰蜀道紛披兵多不能騁少則不足以制二將自以輕信取敗捷報應且至矣果然軒亦得出爲知縣初鏵秉銳而前無敢當者

至羅江圍之爲知縣盛翔見本傳所敗引去諸將乘勢追盛慶破之鐸趨彰明縣千戶田儀等設伏梓潼道間待之叅將周貴兵直擣其巢賊大敗是夜鐸與餘黨奔石子嶺儀偵知之麾兵急進儀手刃鐸墜馬斬之傳首成都或傳鐸爲龍州土兵所殺不知其爲鐸也儀舊識鐸長身黑面左頰有刀痕遂取爲巳功好事者取鐸首稱之重可十八斤鐸連破郡邑將士皆寒心綿竹典史蕭讓率里長王志恭等數百人擊敗之其黨稍稍散去勢遂沮既而錄志恭死事贈百戶賞不及讓蜀人惜之鐸既授首兵部尚未聞復請廣義伯吳琮僉都吳琛自陝

西進兵報至乃停而先侍讀周洪謨上勦賊六事詔下採行亦未及至也成等復追討餘賊盡獲之都掌蠻出掠進攻大壩寨又破之尋與貴州副總兵李安爭功互訐下勘尋宥敘功加賞而大壩賊既敗我兵不敢深入蠻尋出據之未殲之賊皆投之効力勢愈猖獗兵部尚書程信總兵李瑾率兵六萬分道深入大破之韓雍趙輔在廣東亦有大藤峽之捷封賞皆從厚朱永白圭項忠原傑討流民撫定之滿俊反石城被擒皆成化初年戰功也成既訐李安不勝疑浩助安嗾林指揮誣劾逮入京并逮成皆成開平說者曰其功雖不能當都掌大

蔴十一亦厥幾石城之半設撫鎮叶和一左都督一左都御史拾取矣而皆得罪以死可戒也後四十年有廖藍之亂時劉瑾亂政流賊扇動皆不敢奏四川尤遠益悶匿久之議用兵自正德四年七月始至九年五月止川北起保寧之通江川東起夔州之東鄉為一派流入陝西漢中及湖廣鄖陽等處賊劉烈藍廷瑞鄢本恕廖惠最著川南起重慶之南川為一派原自貴州而來復流入貴州及湖廣偏橋等處賊方四曹甫（一曰陳二）最著東北廖賊先滅先滅其黨麻于邊出與南川合喻思俸（即喻老人）等從之經成都返故巢復入南川結群黨且降且叛

久之乃定此亂之太較也劉烈本名臬肙州人嘗匿保寧山中冐為舉人尋逬去或傳由雲南入外番矣川陜中洶洶多竊名劉烈募能擒者賞二千金圖形購之竟不可得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皆保寧人廷瑞初稱廖五行山中得古篆印又得一劍自謂天瑞易名方四仁壽人本王姓傭于同里王克古因冐焉從貴州之思南業耕敗遯楊友之亂復從石阡之龍泉坪與曹甫為土官所擊奔眞州及南川廖麻子疑即廖惠之族此賊之大較也喻思俸而外又有任鬍子王長子之屬不可勝計或死或降或逃莫知踪跡已

正德四年七月四川盜劉烈轉掠漢中衆至二千餘人先是夔之東鄉保寧之通江皆有盜嘯聚分營立寨居民皆受其毒攻破旁縣及江陽一帶識者憂之謂山川深奧且陝西湖廣壤地相接一入竹山可抵江陵一入洋縣可抵陝右地方官互相推委兼有蒙蔽爲患不小將劉璉擅政莫敢顯言本兵王敞文移塞責而巳十二月勅陝西巡撫黃寶四川巡撫林俊湖廣巡撫王綸各率將領備禦時俊起家未及一月四川各縣多殘破逮按臣陳鍾問狀鍾言各處招兵聚糧頗多斬獲宥之奪俸三月尋劉烈自漢中敗還廷瑞等漸猖獗遂僭稱

順天刮地精地等王官兵討之不克衆至數萬人五年春俊至所在蜂起前撫臣主招撫賊狐疑且順且逆未能收拾也奏言賊轉略重慶夔保閬自新寧通巴等處逼近漢中荆襄三省流徙之徒從者甚衆去住出沒無常請命大臣總制三省官軍并調酉陽石砫土兵協助征勦未許至三月竟以洪鍾總湖廣陝西河南四川賑荒捕盜鍾旣遂制徜徉陝西境上與俊議論多不合亦會中朔有寘鐇劉瑾之變奏報稽遲俊姑給賊開自新紓禍至九月廷瑞廖惠等欲據保寧自固本恕等欲據漢中攻鄖陽由荆襄而下俊議發兵防遏廷瑞等果

至破其城僉事錢朝鳳等遂會官兵自他縣回賊疑援
兵至亦遁參議公勉仁聞變巡屯右埡俊益發獮狗石
砫等兵併力謀報賊至朝鳳驚墜渠中欲復走有鄉夫
者抗聲譏之乃止督獮狗與戰勉仁亦引兵至列營赤
日中會龍灘河漲賊半渡獮狗奮擊賊敗擒斬八百餘
人墜崖及溺死者甚衆俊又遣知府張敏何珊等追至
門鎮子斬首亦如之惠被擒廷瑞逸去率餘黨遂入陝
西西鄉初重慶人曹甫爲盜亡命播州復糾衆近千人
寇南川綦江等縣刼略殺縣丞滕堅等將與藍賊合十
二月僉事郝綰領兵追甫未至御史俞緇在江津聞賊

且至遂趨重慶士民留之不得因委僉事王景及都指
揮顧鳳禦之鳳要景俱亡景不可率典史張俊迎敵手
殺三賊矢被面乃收兵入保城巳破乃大呼曰寧殺我
毋殺百姓賊義之建景不屈遂被害縣學生傅禮委金
於賊得景尸歛之俊亦死既而鳳兵至食盡又爲賊所
紿被執知府何珊以金贖得釋六年正月分巡僉事王
源行部川北會藍鄢諸賊自大寧竹山轉掠通巴至營
山縣源率典史鄧俊禦之賊縱火焚門源出督戰爲所
殺俊亦戰死事聞兵部以總制洪鍾巡撫林俊屢奏克
捷而賊勢猖獗如此請罪之乃降勅切責鍾俊又以江

津播州蠻寇非俊一人能獨任以四川左布政高崇熙爲副都巡視征勦專駐重慶初方四曹甫劫略郡邑積年討捕不獲至是移營黃巖驛將及瀘州俊遣人撫諭之四等陽聽因令曹瑄流劫小市廂瑄甫之弟也指揮李蔭等拒之斬瑄首諸賊移江津分七營將攻重慶蔭進至江津俊督發酉陽播州土兵助之破賊四營斬獲甚衆賊敗入民家土兵圍而焚之乘勝進攻老營賊發伏指揮汪洋爲所殺我兵稍却賊併入大營蔭復進兵至合山坪去賊十五里而軍甫偵江津空虛以疑兵綴我間道襲之數十騎先行道遇蔭兵而敗賊弗知也遂

合兵圍其營賊倉卒閉門土兵四面縱火賊大潰斬五百餘人捕虜七百餘死於火者稱是四月藍賊黨三千餘人復自陝西漢中流入寧羌州沔縣等處遂及略陽縣徽州成縣破其城指揮王韶屯沔畏賊不出及指揮王問卿徽州知州任寅成縣知縣聶廷璋皆不戰遁去略陽知縣嚴順及修城扶風知縣孫璽兵敗亦遁千戶侯爵百戶尾制舍人郭玘等皆死焉林俊以賊未平自劾且請下廷臣別議長策及聽總制洪鍾便宜陞賞優恤以期成功降 勑切責鍾令卽赴保寧會俊及總兵楊宏併力攻守播州土官之亂暫委都御史高崇熙仍

列陞賞優恤條欵上請五月藍賊自鹽亭縣焚掠富村
及柳邊驛殺百戶賈雄茂州知州汪鳳朝與戰馬蹶而
死比總兵昌佐師至乃趨梓橦攻破之知縣馬和遁于
綿州盜復攻綿之魏城遂至劒州掠官羅明及其子介
亭義官王恩政鄭廷祿等禦之城破皆被害賊趨江油
為官軍所遏乃返鹽亭循南部縣走去六月方四等自
江津之敗奔綦江衆僅四百人流入貴州石阡李崖井
撫之不從復奔花水與盜任俸廾羅萬等合糾諸亡命
昔遂至二千人號萬人其勢復張指揮李轅及土官楊
再珍汪譽與戰不利遂陷婺川縣龍泉坪焚烏江屯寨

凡四十湖廣都御史陳鎬調永順保靖土兵征之時以官兵弱有警輒徵土兵然所至剽掠甚於流賊民甚苦之藍賊復走漢中都指揮使金冕土知州彭定等圍之食盡力竭令其黨何虎等告乞還川聽撫都御史藍章許之即令冕護之出境蓋其分爾我縱賊失策如此賊既困聽撫復違約不至且求裂地安插以旗牌官爲質洪鍾委漢中府通判葉賢入賊營撫之衆稍歸服會官軍殺賊樵採者疑懼殺賢焚尸大肆刼掠廷瑞以所擄女子詐爲己女結婚于永順土舍彭世麟冀緩兵世麟日于軍門許之因與約期旣而廷瑞本怨及王金珠等

二十八人皆來會世麟伏兵擒之餘賊奔潰渡河官兵追圍之擒斬及溺死者七百餘人捷聞加鍾太子太保俊陞右都御史各加賞遣錦衣千戶會撫按即所在凌剮梟示時賊首廖麻子亦赴世麟之會獨得脫未幾賊黨復熾九月方四等旣敗於江津散入貴州思南石阡復合數萬偽稱總兵御史評事名號復攻南川綦江以窺瀘敘俊調土兵令副使何珊李鉞等由合江江津分道以進賊屢敗走綦江追至東鄉壩搖魯關乘隘擊之多墜崖以死餘黨復走思南凡斬首千四百五十餘級俘獲千八百餘人蹈死者已幾萬人尋復犯貴州等處

十一月林俊辭陞官乞以舊職致仕許之十二月麻六兒自陝越百丈關復向川東副使馮傑率兵追擊于蒼溪縣俘斬頗衆日晡移營鐵山關賊乘夜衝突兵潰傑死之七年正月林俊東歸先是俊在川中盜賊方盛又有楊友之梗以各寺僧多爲盜耳目且藏宿奸宄師行山谿取水不便下令拆寺穿井設各社長社正一切譏防巡捕俞緇以爲非上疏謂遊僧無地自容貪官倚法朘削宜皆暫停蓋有所窺犄之也俊亦嚴冷凡內臣朝貴有所托皆不應故求去即允蜀民如失父母莫不流涕賊愈滋無所憚洪鍾亦駐鄖陽未至三月賊陷梁山

縣主簿時植死之妻賈氏誓不從賊縛之樹焚而死四月吏部侍郎劉春巴縣人上言領軍出哨委都指揮千百戶多畏縮托疾不行乃以吏典義官充之則平日爵祿此輩者將以何爲自今領軍托疾者請革其職子孫襲替亦遞降部發那等行之五月廖麻子侵閬中指揮丘鉞等及永順頭目彭潮禦之追至蒼溪白崖鄉斬四百五十人遂奔東流與方四合閏五月方四至南川江津盜汪長孫應之遂破江津縣僞稱行軍都督營於鶴山坪施州土兵與戰失利乘勝破綦江僉事馬昊率羅𤞤土兵擊敗之奔婺川與甫不協相攻衆遂散乃變姓

名潜走開縣義官李清獲之六月送于官甫等四千人
奔寧羌遂犯沔縣副總兵閻綱督都指揮黄正劉毅指
揮蘇澍等擊敗之於木竹埡乘勝前追至老馬山賊與
苗蠻合兵來攻綱被傷毅及千戶黄虎等皆死七月總
兵楊宏王憲副使張敏馬昊何珊都指揮李隆等合擊
賊於營山蓬州等處俘斬千三百餘人賊勢窮蹙制府
遣人分諭賊營撫諭之敏遂單騎入甫營甫聽命赴軍
門面受約束仍還營撫散餘黨廖麻子不從且憤甫背
已殺之遂拘留敏既而送敏出甫黨散解者幾二萬人
九月洪鍾被劾召還以左都御史彭澤代澤奏討賊事

宜請增兵選將發內帑并定賞格乃命時源掛平賊將軍印都指揮同知閻勲充遊擊給以馬價五萬兩擒獲廖麻子賞銀五千兩廖賊入漢中略鞏昌之徽成十一月復還攻破綿竹樂至金堂縣都指揮許鳳指揮殷輔千戶伊佐等十四人戰死時賊勢甚張官軍畏之日潛行躡後掇其所殺人馘以爲功土兵擾民尤甚故有賊如梳軍如篦土兵如剃之謠八年正月廖賊僞聽招撫都御史高崇熙信之遣副使張敏等于開縣臨江市買田宅安置賜復三年上其事于朝將從之總制彭澤以爲狡僞難信下體察真僞命未至而賊疑懼以爲誘已

遂執敏磨殺數百人時土漢官軍悉已罷遣彭澤時源奏請益兵乃調延綏兵千八百人令杭雄署都督僉事領之寧夏慶陽固靖三鎮兵千五百人署都指揮僉事楊義統之聽澤源節制以崇熙債事不俟命罷兵遽赴獄敏等華冠帶并鎮守三司掌印官皆令戴罪殺賊三月成都衛軍餘范藻等作亂藻等見兵事不息人心動搖糾集千餘人屯營柳鋪崇慶州知州劉永成指揮徐穎往撫皆被執彭澤尋遣兵討平之四月彭澤時源等督兵進討累敗賊游擊閻勳追至漢川平壩賊夜走黃連埡衆潰爲二喻老人奔金堂總兵陳珣敗之廖麻子

奔羅江勳追及于劒州之青林口賊棄馬奔山拒戰爲
勳射傷土把王臣以鐵𢪚擊仆邊軍黄冋見等爭斬其
首陳珣追喻老人於富村賊偽降因得逸去走賜平都
指揮朱鰲指揮高海各退保賊遂渡江于時珣及指揮
趙文等軍米倉關分遣都指揮姚震百戶周增追賊於
沙壩賊夜襲殺之趨東西鄉入巴山巴山賊故巢也尋
出走大安鎮珣軍不敢前海鰲留軍寧羌城會陝兵與
賊戰而潰賊遂越寧羌犯畧陽擊鰲軍屯於柳池寺珣
海及指揮蘇澍千戶高載等駐兵皆相近乃大鼓譟恐
敗賊夜走珣且追且止海鰲及都指揮蔡琮還保寧羌

百戶周輔禦賊黃霸兵敗千戶何定亦不救賊度廣元爲指揮袁珠所遏遂趨通巴復招藍鄢餘黨自益是時總兵時源病駐西鄉遊擊閻勳率都指揮任壐等歷竹谿大昌諸縣不過而返諸將率稱病民兵復假賊名肆掠事聞七月逮珣海人京治罪九年二月喻思俸既爲官軍所敗奔入通巴僅百餘人據險時出虜掠彭澤時源等督諸軍闇之賊窮蹙降散畧盡思俸復率親黨走匿西鄉山中指揮石璠巡捕楊廸等追至木竹潚夜擒之并斬其黨數十人思俸重創死于時澤駐漢中請班師尋內江賊駱松群等復熾又督軍討擒之并獲雷伯

定等械入京正法或言賊黨雖散若大軍悉還恐復嘯
聚則意外倉卒之變不無可虞昔趙鏵劉千斤之變皆
班師太蚤所致宜暫留澤鎮撫其地以便宜從事詔澤
仍留住保寧等處鎮撫俟地方全安乃具奏召還源先
以所部官軍還京遊擊閻勳還陝西澤亦請解總督以
常職行事　上慰勞之加太子太保壽王鲁番據哈密
收往經略

平江西賊

江西俗悍好訟每聚衆相仇殺成化中毛鳳之變鳳新建縣人與其民徐均仁爭田訟久不決嫌人誣徐劫殺抗拒縣官妄報于巡撫金紳遣百戶蔡俊捕之俊率四十人聚集二百七十餘人燒其廬圍其家縱火殺二十八人盡殺其餘送于官御史熊琳至始雪其冤撫臣金紳至奪俸一年監司而下坐降陞按察使閔珪僉都渾治執法爲豪貴所不喜李孜省又中之復調按察使弘治初建昌盜殺知縣莊英建昌有醴原其地深險盜徐九齡謝禰等據之爲害出沒江湖間斬黄而下至安慶咸被其毒十七年討禰斬之九齡招撫還鄉負固自如官府羈縻而已于是盜賊所在結聚姚源洞賊爲尤

剿洞連餘干樂平安仁貴溪鄱陽山谷深險有王浩八者庫吏盜銀亡命入其中與汪澄三等嘯聚正德三年中事捕者勿能至官軍阻險輒爲掩殺衆且萬人僭王號部署其屬爲都督等官五年冬陷安仁縣巡撫王哲及參政董朴等會兵三萬討之旣而兵後期且嘗於泥淖間賊乘覆發伏我軍擾亂陷死者無算指揮泰勳通判鄧箴等皆死六年正月事聞哲取囘代以任傑右都御史陳金方居憂起總軍務便宜從事廣東鎭巡聽協議江西及浙江福建湖廣南直隸各鎭巡聽督同處置三司官悉聽節制軍衛有司得罪者自決蹄障不用

命之都指揮而下用軍法吏部尚書楊一清薦雲南副
使吳廷舉蘇州同知李嘉言才略即陞廷舉江西參政
嘉言僉事領兵平盜三月賊破新喻縣四月破新淦萬
安縣金奏調廣西田州土兵二萬人鎮安土兵一萬人
及溥楷參將金堂擊賊覆沒時奉新有華林之賊撫州
有東鄉之賊南贛有大帽山之賊皆積數年不能捕它
縣間發者率連附麗積漸使然非一人一時所能卒定
又所在與廣東福建接畛二省亦盜藪招引窺嚮莫可
窮詰六月華林賊陳福一破瑞州府指揮樂正通判姜
榮皆遁七月吳廷舉督兵攻靖安賊寨失利僉請逮治

有　旨免逮革冠帶停俸戴罪自効賊攻臨江府僉事戴敔知府宗周等禦之敗績九月廣福流賊三千餘人入永豐縣知縣朱璉逃去遂破樂安新淦叅政趙士賢知縣申惠等皆被執贖出之十月廣東程鄉賊張仕錫率千餘人攻贛之安遠土民何積玉嘗與賊通副使王秩及通判徐珪招積玉令討擒之積玉伏南徑口遂擒士錫并其黨十二人殺三十五人賊首李細仔等逃去仍令積玉擒捕七年正月吳廷舉敗華林賊于連河寨斬捕七十餘人五月土兵及漢達官軍已調至遂征東鄉賊叅議徐蕃都指揮陸潮等屯毋城僉事高賓都指

揮王爵等屯黎虛僉事李嘉言都指揮楊懋屯野塘副
總兵張勇總統官軍土官岑猛岑塈統目兵分道並進
敗賊于熟塘再克于南𤲞復捷于赤岸蔭嶺斬賊首徐
珏五傅傑一揭端一生擒徐仰三前後斬萬一千六百
七十三級俘獲七百五十餘人破二百六十五柵是役
也目兵之功居多然夷性貪殘居民大被屠戮巨族數
百口有闔門無噍類者所掠婦女皆指爲賊屬載之數
十艘而去始塈兵以強弩射賊趫捷如飛賊大窘旣乃
受賊餌縱之使逸于是桀黠者多不死糾聚尚數千人
而大帽山賊益熾攻瑞金縣知縣萬琛率兵拒之力寡

被執不屈死南贛都御史周南合兵攻之賊首張時旺等拒戰于龍牙擊破之擒時旺義民林富攻黃鏞于鐵坑斬之指揮孫堂等破其諸寨斬二千三百四十八級俘一百八十八人兩處捷奏俱上言者謂土兵騷擾更甚于賊又口糧止于原調名數而一人所携不下二三人亦宜資給部議勑諭頭目約束所部違者執軍門斬首所携家屬許留一人給行糧多者追還然不能盡行也華林賊羅光權招集流亡立六寨攻掠州縣殺人以萬計參將趙鋐按察使王秩參議沈棟副使周憲都指揮胡玉知府李承勛等先後敗賊于廚洲貴塘等處承

勛又獨挾岑猛擣巢擒斬千二百餘人賊既屢敗且食盡五月憲乘勝追之賊迎戰復敗斬首三十餘進過賊寨賊突出圍之遂遇害其子幹援父被傷墮崖死通判汪穎面被創猶力戰不屈軍士死傷者二百九十人六月命給事中黎奭往紀功七月陳金進兵搜大帽山餘賊何積欽獲之并劉斌陳鳳球等俘斬千七百餘人時饒州有萬春山寨地廣且險可容八九萬人屢有刀弋吐焰諸異王浩八將往據之陳金督兵遏其要隘賊不得入八月進兵討之叅政董朴軍餘干吳廷舉軍安仁僉事高賓軍貴溪鄭宣軍樂平都指揮許時軍鄱陽布

政使任漢統之據山立寨分守要害賊出輒遏歸路間
發兵擣其巢俘斬千餘人殷勇十重創死巳而副總兵
張勇等以廣西目兵至毒弩𨽻張所向破竹洪瑞七鄉
成七等亦以次授首俘斬又千餘人賊悉所有賂土官
得乘夜遁去時賊不食巳三日自分必死沿途輒棄孺
弱散遺婦女及抵貴溪境得一飽復轉掠徽衢間而土
兵驕甚金藉其力不無姑息賊亦狃卿僞降上下厭兵
解體遂主招撫之議來降者號曰新兵新民中多輸誠
盡力者如承勛之勝亦賴黃奇禰道設伏内應遂議設
縣統之即東鄉立爲縣隷撫州府并立萬年縣隷饒州

府資給新民使居焉九月金等復討華林餘賊斬羅光
權及其黨胡念二等加金太子少保餘各賞賚賊旣就
撫上下欣欣幾幸無事浩八擁兵不肯釋壽叛去十月
破萍鄉縣吳廷舉禦之直前被執不敢害允三月復得
出八年正月陳金被劾歸以副都俞諫代二月浩八念
四等刼弋陽上饒等縣衆復踰萬遂入浙開化境虜同
知楊磐等死者甚衆總兵官李鋐領兵由衢州會參將
李隆兵趨開化江西兵趨饒州夾攻副總兵李瑾趨饒
信與鋐隆合勦參將桂勇統保定達官舍餘千人趨浙
江與隆軍會四月浩八屯開化分掠婺源休寧諸縣章

仁者故石棣諸生也少習妖書亡命與浩八合五月副使胡世寧僉事高賓以聽撫賊艾茹七等二百人往擊賊茹七叛去縱兵虜掠執安仁縣官氏二女欲汙之不屈俱赴水死已而茹七等復聽撫許之尋復聚黨刼畧如故衆至三千餘守臣匿不以聞臨川縣民陳琦等連章奏之且言茹七等各有窩主潛爲間諜不盡滅亂無時已仍　詔相機撫勦其開化賊屯據既久都指揮白弘袁州府知府黃衷軍馬金鎮參將李隆僉事儲珊都指揮江洪蔡與同知伍文定軍華埠以禦之賊黨劉昌二蔡六二二李衆萬餘衝馬金破之執弘軍士死者殆千

人衷僅以身免王浩入汪十三復衝華埠洪文定擊敗之追至孔埠斬汪十二及其黨二十人隆珊由昇口擣其巢斬百七十二級脇從散遣者幾四千人乃合兵夾攻隆當其前文定由後嶺進復斬百餘級洪率奇兵深入賊徉敗走以金帛擲地衆兵競取之洪及指揮張琳等五人渡溪賊反攻之洪墜馬被執隆等殿後且戰且却暮還華埠時賊勢已衰踰壕嶺遁還江西德興屯于暖水欲聽撫且以弘洪爲質按察使王秩信之令知縣龔淵等送之姚源復叛放兵大略初建昌千戶鄧俊追浩入等於七公鎭斬獲其衆會暴雨收兵盜自後突出

殺俊遂奔裴源連營十里諫與李鉞等議遣按察使王秩軍方家墩副使胡世寧僉事高賢各據山岡參政吳廷舉軍武山烏斷其歸路李隆及指揮賈鑑率大同及處州兵乘夜潛進出賊不意遂大破之俘斬千計浩八易服匿山中其黨翁亨四誘擒之王秩以前輕信失事逮入京究治八月賊劉昌三蔡六二柳三十等奔入玉山等處據險屯柵官軍邀前後共斬二百餘級生擒五百餘人諸賊首皆爲知縣陳覺所獲餘賊千餘人復奔姚源與胡浩三合九月李鉞吳廷舉會剿適賊黨自相憤鬬恐擒之俘斬四百餘人徽州知府熊桂等亦敗賊

於婺源休寧各地方㑹平李鋐亦還鎮餘干而萬年縣之變作縣初設賊王重七胡念二等雖聽撫實懷異志視官府若無所畏吏胥又多賊黨官府動息必聞副使李情嚴酷衆益憤惟僉事李鋐未敢發八月十六日鋐疽發背卒念二等乃殺縣丞馬璟等於菱塘燬公私廨宇遂殺情及浙江督捕指揮邢世臣饒州通判陳建參暑照磨馬聰隸卒死者甚多推右都督陳廉代鋐討賊未至桂勇李隆賈鑑等領兵分路討東鄉賊擒茹七庚二馬三三等九年二月賊首王浩八艾茹七等械入京磔于市劉廉兵至合諸將平萬年賊三月破臨川賊仔獲三

百餘人斬賊首陳元譚鎰昌等討桃源餘賊破萬斛峯
孥壁山諸寨斬賊首梅憲三等前後擒級三百五十八
六月討大池賊破之[illegible][illegible]新淦知縣劉天錫樂安知
縣穆世傑僉事王弘各獲其首惡凡擒斬一千七百餘
人建昌賊徐九齡已招撫復出爲患督兵討之九齡率
親黨奔湖廣[illegible][illegible]復擎舟遯還諸軍隨而蹙之豐城知
縣吳嘉聰率兵先登破獲袋嶺擒其從顏曰知等二十一
人餘賊衝高安主簿袁瑞率兵過之賊敗走瑞亦戰死
九齡急引衆冒雨夜走至青頭岡爲副使宗　所捉會
南昌同知汪穎兵亦至合圍之斬九齡及其黨余長子

徐九祥等四百八十一人俘一百四十一人賊巢遂空于是諸方略定奏可休兵而禁逆不逞者宸濠多收爲用縱之出刼窟穴益深牆壁更固民苦之甚于盜多築寨自守官亦聽之益慣濠威勢既不敢問訴者亦不敢理其民各自救死諺曰無日無天惟有寨有王有盜刼無民卒之濠謀反重以水災江西之禍于是爲烈而王陽明起兵又多借寨民之力妖由人興亦由人滅夫盜亦然在人所馭矣

平三劇寇

贛州爲江西全省門戸地接福建廣東湖廣之交山險林深惡黨盤據窺伺刼略自内而出甚明甚慣自外而入幽隱奠測當書尚迷相近州縣兵寡勢孤左右隸卒皆其耳目一遇失事互相推諉甚有受賄爲之囘護者成化二十三年江西撫臣李昂言界連三省流刼之賊動以千計雲合烏散去來不常剿則道路崎嶮不便用武守則士苦暴露飛輓爲難請於贛州會昌縣設行都司指揮使司分福建上杭武平汀州三千戸所隸江西會昌信豐二千戸所爲衛併南安一所隸之屯戍接聯

大牙相制設巡檢司於安遠縣之雙橋龍南縣之下歷並隸行都司互為犄角庶盜賊可除地方以安部覆謂江西地狹難以置司請如梧州中制兩廣之意設分守參將兵備副使各一員於會昌縣以福建三千戶所江西南安瑞金二千戶所隸之益選民快六七千人分屯操守於事為宜其雙橋下歷二巡司如議開設奏上悉從之弘治二年昂改督漕尚未推補八年鎮守太監鄧原奏流賊出沒事無統一難于遙制宜增設巡撫專駐贛州兼理南安建昌二府及廣東之潮惠南雄福建之汀州湖廣之郴州等處捕盜其南贛兵備副使暫為裁

革鄙從之推廣東左布政金澤爲副都御史巡撫總督兩廣南贛
巡撫之始　賜勅大約謂其地原添都御史巡撫總督
事寧革去今允奏重設務除盜安民以副簡任遂與三
省撫臣鼎立有事會同徵發而所用則江西上三府之
兵爲多然猶未及兼軍務也澤去韓邦問代之新昌盜
深入境內討之無功調用正德初逆瑾擅政革巡撫官
不補時盜益猖獗執南安同知殺官兵甚衆據大帽山
僭號攻陷寧化石城等處六年復設巡撫命周南以原
官往治兵會征請旗牌分道刻期江西兵從安遠入破
巢七廣東兵從程鄉入破巢九福建兵從武平入破巢

八獲賊首張時旺（一日張番壇）謝得珠等報事平繳旗牌然蠻洞既多逋逃竄入凡會奏請調土軍狼達往返經年糜費逾萬迨至集兵舉事雖有斬獲其黠桀者皆深匿莫可踪跡比及班師鼠狐又復叢聚西接湖廣桂陽有桶岡橫水諸賊巢謝志珊為首南接廣東樂昌東接廣東龍川有浰頭諸賊巢池仲容（又曰池大鬢）為首志珊號征南王仲容號金龍霸王糾黨鍾明貴蕭貴模陳曰能等約樂昌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將窺內地時宸濠又蓄逆謀塗毒地方形跡大著人心洶洶賊鬧益縱不可制文森當代稱疾不至劾閑住正德十一年陞

王守仁左僉都撫之明年正月至贛民為洞賊耳目官府舉動未形賊已先聞軍門一老隸奸尤甚偵知之呼入臥室摘其宿罪令自擇生死隸乃吐實因許以不死試所言悉驗乃立十家牌法檢察奸宄又募土人為兵以免征調蹂踐之害漳寇方棘移文三省各官福建則叅政陳策副使唐澤僉事胡璉知府鍾湘廣東則僉事顧應祥都指揮楊懋知縣張戩刻期起兵正月十六日涖任幾旬餘即率副使楊璋疾進次長富村遇賊戰斬獲頗多賊奔象湖山拒守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壘會廣東兵至方欲合圍賊見勢急潰而出指揮覃桓縣丞紀

鏞死之諸將請調狼兵俟秋再舉不聽責以失律罪使
立功自贖親率諸道銳卒進屯上杭密勑各哨佯言犒
衆退師俟秋深別議賊已覘知稱慶乗賊懈選兵分三
路俱入二月十九日乗晦嚮枚直擣象湖奪其隘口諸賊
失險復據上層峻壁以死拒戰我兵奮勇自辰至午三
省奇兵從間突登賊驚潰乗勝追勦已而福建兵攻破
長富村等巢三十餘所廣東破水竹大重坑等巢一十
三所斬賊首詹師富温火燒等獲級七千有奇諸洞悉
平乃班師至贑五月立兵符謂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
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為

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有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選小甲於各伍之中總甲於小甲之中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皆以材力優者爲之缺則以次頂補投充者編入伍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五人給一

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
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都院謂之隊
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都院謂之
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都院謂
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其諸緝養
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務濟實用因奏請設平和縣
仍以賞罰事重乞照各省行軍法　部加提督軍務給
旗牌八面副乃撫諭各賊巢盧珂鄭志高陳英皆爲池
仲容所脅來降以大庾賊切近先討之潛師乘夜縱火
破賊巢十九處斬賊首陳曰能獲級五百十一議進兵

謂左溪横水桶岡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
異横水左溪乃湖廣江西腹心之賊而桶岡則阨廣之
咽喉俯臨江西爲賊羽翼今議者不去腹心而欲與湖
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遂決
意先攻横水左溪分哨指授方略都指揮僉事許清由
南康縣新溪入知府邢珣知縣王天與由上猶縣一自
石人坑入一自白面峪入皆會横水知府唐淳守備指
揮郟文由大庾縣一自安義入一自聶都入知府季斆
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自上猶縣金坑入皆會左
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各率兵從上猶南康分入以

遏奔軼守仁親帥兵自南康進搗横水與諸軍會副使
楊璋叅議黄宏監督各營往來給餉十月初七日分道
並進初九日守仁至南康去横水賊巢三十里而軍賊
酋集衆力抗夜募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執一旗賫
銃砲由間道近賊巢左右極高山頂伏覘賊度我兵至
發砲火相接又預遣指揮謝旻率壯士緣厓上奪險盡
先發其滚木礌石仍入賊巢爲應十二日叅守仁等率
兵至十八面隘賊據險迎敵忽聞山頂砲聲如雷烟焰
蔽天走大驚謂我兵已盡入破巢穴矣遂棄險走官兵
乘勝進謝旻兵亦自内大呼殺出賊退無所據大敗潰

遂破長龍等五巢及横水大巢賊首謝志珊蕭貴模等
皆遯去各哨兢進邢珣破磨刀坑等三巢王天與破樟
木坑等二巢許清破雞湖等三巢皆會横水唐淳破羊
牯腦等三巢又破左溪大巢郟文破獅子等三巢余恩
破長流坑等三巢舒富破箬坑等三巢季敩破上西峯
等三巢皆會左溪楊璋等亦隨至即兩地屯兵會天大
霧雨暫休士十五日諜報潰賊收集諸崖險立寨或復
聚未破小巢然皆倉卒無匆糧乃下令各營皆分兵爲
奇正二哨一前攻一後纔用土人爲嚮導分捕諸未破
巢賊自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各分道破二十餘巢知府

伍文定知縣張戢兵亦連破數巢入會兵是時巳約湖廣兵于十一月初一日夾攻桶岡矣集議以桶岡天險四塞中堅其所由入惟鎖匙籠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池五處然皆架棧梯壑於崖巔坐發礌石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迂廻半月始達湖兵從入我師復往事皆非便況橫水左溪餘賊悉奔入合勢力守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爭百里之利以頓兵于幽谷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莫若移屯近地休兵養威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或有不從亦且反覆籌議乘其猶豫襲之可以得志于

足遣素逼賊戴罪官民李正巖劉福泰釋其罪并縱所獲賊鍾景等二十八日夜懸壁入賊巢諭之期以十一月初一使人于鎖匙籠出告降賊方震恐見使至皆喜獨奔入之賊堅持不聽然皇遽未暇為備乃遣使于鎖匙籠促降而別遣邢珣帥兵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磊張戩入葫蘆洞俱初一日冐雨進賊首藍廷鳳方於鎖匙籠候命忽聞諸兵皆已逼險震愕亟奔入內隘遏水為陣拒官兵邢珣麾兵渡水前擊張戩衛其右伍文定又自張戩右懸崖下遶賊傍賊敗走舒富王天與兵乃由鎖匙籠入賊悉衆奔十八磊唐淳兵

嚴陣迎擊賊又敗會晚猶扼險相持明日諸軍合勢併擊賊大敗邢珣破桶岡大巢又破梅伏烏池巢張戩破西山界等三巢唐淳破十八磊巢伍文定破鐵木里等三巢王天與破員分等二巢舒富破大王嶺巢會湖廣土兵亦至時十一月初二日也餘賊俱遁山谷乃命諸將分屯要害又令許清佘恩留屯橫水左溪舊巢以防復聚各營合湖廣兵會勦未下諸巢初五日破上中下新地杉木坳等十餘巢十六日湖廣兵破魚黃等巢賊奔入雞湖穩下朱雀坑諸處諸將連擊破之於是三險之賊畧盡賊首謝志珊藍廷鳳蕭貴模等皆面縛獻俘

志冊至守仁問曰汝何得黨類之衆若此對曰亦不容
易問故曰平生見世上好漢斷不輕易放過多方鈎致
之或縱其酒或助其急待其相德與之吐實無不應矣
守仁退語門人曰吾儒一生求朋友之益豈異是哉十
二月初撤兵回贛計出師　兩月餘前後破賊巢八十
四處擒斬賊首八十六人從賊三千餘人俘獲二千餘
議于橫水等處奏設崇義縣控禦諸猺捷聞　聖書褒
諭勉以盡平諸賊將士賞賚有差議征浰頭前用兵時
恐浰賊乘之乃爲告諭頗多感動黃金巢帥五百人來
降惟池仲容曰我等爲賊非一年官府來招非一次告

諭何足懸待金巢等無事降未晚也金巢等至釋罪推
誠撫之各願自效於是釋其衆從征横水横水既破仲
容等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以緩兵比征桶岡使
截路上新池迂其歸内嚴警備外若寛假分召近洞諸
被害者至詢之皆言池賊兇狡兩經夾勦無功其日狠
兵易與耳調來須半年我避不須一月調來不能速留
不能乆也請得濟師慰諭密畫方畧使各歸部集候期
過賊及桶岡破賊益懼私爲戰守之備復使人賜酋牛
酒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
將行掩襲故豫爲防非虞官兵也佯信之仲安尚在軍

中又佯怒珂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廉實且令仲容除道候事平還兵討之賊且信且疑不欲假道遣使來謝無勞官兵當自防禦珂等尋來告變密使人語珂曰吾姑毀狀汝當再來來則杖三十繫數旬都無所苦別有計爲汝除害愼不可洩也珂喜諾遂數珂罪狀杖而下獄且召仲安諭意將逮其屬盡斬之陰使珂弟集兵先期進剿武官論曰今大征已畢時和年豐可令民家盛作鼓樂大張燈會樂之亦數十年一喜事也又曰樂戶多住龜尾恐招盜也遷入城於是街巷俱然燈鳴鼓已旬餘又遣指揮俞恩及黃表頒曆三浰招之時仲容等

懷疑已旣得脣稍安又別購仲容所親說令自來投訴黃表又曰官意良厚何可不親一往謝况使盧珂等言無所入也仲容信之謂其衆曰欲要伸先用屈贛州伎倆須自往覘之遂率其黨九十三人皆得酋來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見河曰若皆吾新民不入見而營教場疑我乎仲容曰聽命卽遣人引至祥符宮見物宇整潔喜出望外時閏十二月二十三也士民洶洶慮不測賊益自負謂軍門儒生前偶倖勝一見我氣懾不足慮仍報其黨事果無它踰日辭歸諭曰自此至三州八九日今卽往歲内未必至家卽至又當走拜正節徒自勞苦

此地今歲有燈曷以正月歸乎數日復辭曰正節當宴犒而行十三年正月初二日令有司大烹於官以次日宴是夕令龍光潛入甲士詰旦次第入金鼓大震踣而殺之無遺終宴不輟聲內外俱無知者至次日乃覺賀成功歲前已密遣千戶孟俊督珂弟勒兵防變及是夜將半自率軍從龍南冷水直搗下浰賊故阻水石錯立水中躡險先行諸軍繼之無溺者門堅甚摘百人捲旗持炮火緣後山登須史後山炮火四發旗幟滿山守者很顧門遂破爲正月七日丁未自副使楊璋指揮郟文知府陳祥邢珣季數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縣丞舒

富皆從凡破巢三十有八擒斬賊首五十八從賊二千餘餘奔九連山其山橫亘數百里四面陡絕須半月始達而賊已據險乃選精銳七百餘皆衣賊衣佯奔潰乘暮至賊崖下賊下招之我兵佯應既度險扼其後次日從上下擊四路伏起一鼓擒之撫其降酋張仲全等二百餘人視地里險易立縣置隘留兵防守而歸初未至贛時已聞有三省夾攻之議即謂夾攻大舉恐不足以滅賊乃進攻治疏謂　朝廷若假以賞罰使得便宜行事動無掣肘可以相機而發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爲勦撫之先後則

可以省供饋征調之費日剪月削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齒拔而見不覺者也若欲夾攻以快一朝之憤則計賊二萬須兵十萬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兵未出境賊已深逃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脇從之輩耳况狠兵所過不減于盜近年江西有姚源之役福建有汀漳之寇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是疏方上而夾攻成命已下矣守仁又以爲夾攻之策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舉動次第自有先後如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

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
於仁化縣要害把截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㓒頭賊巢
與廣東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廣東會合而
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
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
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
於大庾縣要害把截不與焉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
省兵齊然後進勦則老師費財爲害匪細今併力於上
猶則姑遣人伴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
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巳乃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

界以援上猶及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遼絕自以爲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撤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蔑有不濟者矣疏上　朝廷許以便宜行事桶岡既滅湖廣兵始至恐其徒勞遠涉即獎勵統兵參將史春使之即日回軍及計斬浰頭廣東尚不及聞也奏設和平縣陞右副都子錦衣百戶世襲九月上猶縣羣盜謝知山合廣東樂昌盜高快馬千七百餘人掠太庾攻南康贛縣主簿吳玭帥官兵六百人禦之大敗玭戰死巡撫孫

燧以聞守仁又會兵勦平之于是江西幾若無寇先是議者皆主招撫守仁獨云招撫之說可偶行于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怙終之寇可一行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作服作叛之黨以故專意征勦不事姑息又前者師出多以勦威爲提督監以中貴人守仁請一切罷之王瓊主于內力贊其說皆得行益妙選偏裨各盡其才以龍光爲腹心凡軍中動靜賊中消息一一具知有游僧來謁談禪理出不意搜之得七首縱去獲賊諜亦用此法外若疎濶而內精密紛紜中料理神色不動又度賊勢彊弱緩急密爲之所不增一兵不請斗

飭行之克然有餘講學者請見無不延納從容若無事
而軍機洊發忽已獻馘于前矣其後自列疏亦云天下
事成于責任之專一而敗于職守之分撓既重專任之
責又抑守臣干預之請此所以得勝算成功也而伍文
定邢珣兩太守與兵事皆善謀敢當先其他二司以及
縣佐貳與一切武弁鼓舞用之初無總兵副總兵叅遊
名色蓋諸文臣各自為一軍多者千餘少亦五百自總
之臨期配合倏忽變化或行數百里未測所向或兵臨
賊壘向未及知一以旌旗號砲為節尤善用新民得其
要領驅策登山度險莫不用命比賊破收兵咸相嘆以

爲不可及初亦絕無矜色也時宸濠逆謀益甚以大學士費宏持護衛之議既家居猶怨之不已欲甘心焉宏族人與縣民李鎮周伯齡吳三八訟濠令縣吏毛讓誘致之密諭以意俾專陷宏于是三姓者恃濠遂寨險作亂日尋干戈費氏舉族避之縣城中伯齡等率衆斬關而入破縣獄大索執所與訟者支解之宏幾不免守巡官以下畏濠置不問三姓勢益張衆且三千遂發宏先冢備極慘毒復刼掠鄉民二百餘家遠近震動宏遣人奏愬于朝下巡撫孫燧　議處燧以屢撫不服請用兵仍調饒信官兵檄副使王綸勒之鎮等列陣拒敵久之

乃克鎮就縛伯齡解甲降三八走匪濠府諸俘獲者綸
希濠旨多所縱遣且悉乘間走附為用及獄上論斬者
三十人濠復欲脫鎮燧覺撈殺之餘多繫死或從濠反
殲於陣竟不肆諸市濠敗後三八走匪福建捕得乃斃
於獄閩境快之而先九年三月江西副使胡世寧奏江
西之盜撫勦二說相持不決以臣迂見則謂舊招者不
赦再叛者不招新起者必撲即此三言而事定矣朝廷
屢遣官體察賊情及諸臣功罪不知事目繁多文案塡
委恐歷難遍於鄉邑採訪或緣於傳聞忠臣恥於自揚
薄夫巧於媒孽必假以歲月方能覈實至於賊勢衆寡

賊情向背則宜發勘報以定撫勦書一之論然臣又慮
江西之禍不止盜賊寧府數年以來威勢日盛不逞之
徒導以非法上下官司承奉太過數假火災奪民廛地
買辦漸行於外府騷擾遍及於窮鄉臣恐良民不安皆
起為盜臣下畏禍多懷二心禮樂刑政漸不出自朝廷
矣請於見在都御史俞諫任漢中專委一員或別選才
望公忠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人兼任提督巡撫
之責使其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易置官吏興革利弊皆
得便宜從事更下詔戒諭寧王宸濠遠鑑率由　祖訓
毋與外事嚴戢下人給還民業內臣軍較出府生事悉

命販還稔惡不悛者逮問如律仍勑鎮巡等官恪守
太宗皇帝聖旨凡王府諸事必須奏准方許奉行違者
重治庶無意外之虞矣事下兵部尚書陸完議請以俞
諫提督兼巡撫甘寧所論賊情令會總鎮等官計處撫
勦之宜諸臣功罪則巡按紀功勑事官宜親歷稽考務
求其實至於戒諭寧王事竊惟寧王之賢乃宗室之望
夙守　祖訓豈肯有違意者無籍之徒冒稱官校及各
郡王將軍儀賓家人轉相假託出外生事宜令王約束
之得　旨賊情令提督等官審處以安地方各郡王將
軍儀賓家人有假名害人者令寧王嚴加約束未幾寧

王果反孫燧死之王守仁擒之世寧先發其奸幾死得

免皆浙人也

平郴桂賊

郴桂在湖廣東南隅與江西南贛廣東韶州廣西平樂相接地險惡故多猺寇盤據出沒官兵累勦之不能絕正德初土人龔福全等倡亂嘯聚僞稱延溪大王其黨劉福興李斌高仲仁黎穩盤友貴等俱僞稱總兵分據烏春山臘巢寨等處四出刼略殺郴桂都指揮鄧旻攻攸縣破安仁虜知縣韓宗堯聽選官鄭泰熙朱隆等守臣奏乞征勦　上方巡遊未之省也十二年湖廣巡撫秦金復列其事以聞勅金與南贛巡撫王守仁兩廣總督陳金會勦秦撫楚將三年先已擒劇賊賀璋廖琪薛

翁子等加獎賞至是約兩省共進顧地在湖廣兵獨爲主兩省特防遏壯聲勢而已南贛兵素練報至即整隊境上兩廣中餉亦有次第湖廣集兵三萬留折糧銀五萬運米長沙衡州將發而總兵楊英病沒時刻期已定勢不可緩奏以參將史春代總兵適廣西連山賀縣賊入犯俘斬六十七人十一月初二日分布諸將進討前哨守備指揮王翰統兵副使陳璧監之由桂東縣進至東水左哨都指揮王廷爵統兵參議黃質監之自桂陽縣進至魚黃熟水右哨守備指揮李璋統兵僉事王濟監之永順宣慰彭世麒以兵隸焉由郴州進至紫溪後

哨都指揮劉宗仁統兵僉事顧英監之自臨武縣進至笆籬堡約至信地並發檄知府何詔計宗道推官王瑞之朱節協贊史春軍事副使渾巍駐兵兩路口策應右布政方璘分部諸守臣督餉金駐郴州將中軍節制史春使使泰言右後二哨地廣賊衆請益兵金檄都指揮沈鸞趙明指揮李轅分率帳下兵往益十三日右哨兵彭世麒等首進前哨兵亦進十四日後哨兵進十五日左哨兵進諸路夾攻於是右哨以十一月十三十五二十等日分四路進勦對里平珠九峯水口平石香山丫塔山等巢斬賊魁藍友貴暨賊一百四十三級生擒一

十四人二十一日諜報賊魁李斌立寨烏春山地甚險
李璋等合沈鸞策應兵緣崖上力戰生擒斌子仲淸暨
賊五人分精兵伏巖側斬斌暨賊一百三十五級二十
四至二十六等日進勦蒙峒大小王山平尾馬溪了秀
溪斜察布洛角魯莊山坑坟峒曹家峒等巢彭世麒生
擒賊魁黎穩暨諸將兵擒賊一十五人斬一百七十級
十二月十五十七至二十六等日進勦大昌坑山溪西
坑大旺山黃土塘烏泥塘金雞寨豪子園等巢擒賊十
二人斬二百二十級計右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二十
七處擒斬賊魁三人賊衆四百八十三人左哨以十一

月十五十六十七等日進勦袁衣秀才鄧家魚黃朱廣老虎東嶺等巢擒賊十七人斬一百六十九級十八日諜報賊魁劉福與在臘栗紫乘轎張黃蓋樹幟耀兵是日攻寨破之生擒福與暨賊六人斬六十三級二十九日十二月初一日至初十等日進勦延壽扶溪麻溪等巢擒賊二十二人斬八十八級十二至二十二等日進勦平竹水東嶺九龍江大王山長羅口等巢生擒賊魁楊禮保暨賊十五人斬三十六級計左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一十七處擒賊魁二人擒斬三百六十五人後哨以十一月十四十五至二十九等日進勦牛頭天堂

南延莊大烏魚跳企山等巢生擒賊魁李仁才龎海暨賊二十五人斬一百五十級十二月初二至十四等日進勦曹雄坑扶峒艮坑雞公觜神鎗脚長灘横水横溪板前黄河冲乾溪等巢生擒十一人斬一百六十三級十五至二十及閏月初七等日進勦盧田栢木白水礤攔竹澇長江嶺峪家峒等巢斬一百八十九級計後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二十二處擒賊魁三人擒斬五百三十八人前哨以十一月十三十四等日進勦十八壘石笋峽新地扶峒山下樟溪青峒等巢擒賊魁劉德才暨賊四十四人斬一十四級二十九日至十二月初一

至初十等日進勦上黃城背猪婆老虎壽延白雲等巢生擒四十二人斬二十八級二十日至二十六等日進勦東寮東坑黃𨵦等巢生擒賊魁梁景聰暨賊九十三人斬七十七級計前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一十六處擒賊魁二人擒斬二百二十一人計各哨燒房屋甚衆俘老幼隨即釋放賊之墮崖谷死者不可勝筭俱獻捷軍門惟首惡龔福全據險未獲賚諸將士重購能生擒福全者賞五百金斬首二百金諸將暨宣慰彭世麒等會兵進勦十二月二十七日右哨諸將諜知福全率賊衆避過走馬山禾倉石據險立寨計除夕賊必置酒大

舒且不虞官兵之至益弛備乃選精卒梯險抵寨下攻破之賊皆散走彭世麒偕其弟世麟擒福全將士擒福全姪秀暨賊二十三人斬九十八級俘福全妻女暨諸賊屬三百餘人賊魁高仲仁走廣東仁化縣爲官兵所獲餘賊匿山谷者諸營兵會廣東兵搜捕擒斬畧盡金乃大犒將士撫恤陣亡及被傷者班師報捷　上優詔答之金與紀功御史王度俱增秩一級金蔭子一人世錦衣百戶諸將士各陞賚福全等即其地磔誅之